

有没有短短几段却能让人腿软的小甜文？

我的男朋友，是一个拥有六块腹肌的游泳队体育生。

昨天半夜，他忽然跟我提了分手。

理由是我爱的是他的外表，而不是他的灵魂。

原本我正懒洋洋地躺在卫泽怀里，闻言心头一惊，开始极力狡辩……啊不是，极力辩解。

在我一口一个宝贝的哄骗之下，卫泽不为所动，咬牙道：「姐姐还是先把手从我身上拿开，才比较有说服力吧？」

我默默收回手，义正辞严道：「我是觉得你训练了一天，刚才又那么尽心尽力，帮你按摩来着。」

卫泽眼睛微红地看着我：「我要搬出去。」

「？为什么？」

「姐姐，你要证明给我看，你喜欢的不是我的外表。」

我懂了。

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不让我碰他了，试图以此来证明我不是馋他身子，而是爱上了他的灵魂。

我本来以为他只是说说，没想到第二天，卫泽真的从我家搬了出去。

我们仍然每天一起吃晚饭，看电影，卫泽甚至给我写了封情书。

但就是不碰我，连亲都不亲一下，仿佛我们是在谈又甜又纯情的校园恋爱。

结果一星期后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他蹲在我家门口，非常委婉地暗示我——

他想搬回来了。

（《脆弱关系》 直球小奶狗 X lsp 社畜大姐姐）

1

我与卫泽的恋爱，开始于一段两厢情愿的一夜关系。

那时候，我在订婚前夜抓到男友何子轩出轨，于是果断收拾行李，连夜搬到了闺蜜庄小鱼家。

相恋八年，做梦都没想到我跟何子轩会走到这一步。

我跟公司请假，在家颓了好几天。

酒瓶堆了满桌的时候，庄小鱼终于看不下去了。

「陈黎，为了个出轨的烂人难过成这样，你知道有多不值得吗？不仅这个月全勤奖没了，工资还得扣一千八。」

她眯着眼睛跟我算账，「哦，还有桌上这些酒，加起来得两千了吧？别忘了你还有房贷要还呢。」

我一声哽咽硬生生卡在喉咙里，低头看看手里的酒瓶，忽然开始心痛。

庄小鱼一把夺走酒瓶，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，往浴室走：

「正好今天周末。你去洗个澡，然后换衣服化妆。」

「干什么？」

她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神秘一笑：「带你去，找乐子。」

然后把精心化好全妆的我，拖到了体院的游泳馆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她说的找乐子，其实是找男人。

众所周知，体院盛产肌肉帅哥，而看帅哥能让人快乐。

庄小鱼的高中学弟把我们带进了游泳馆，我踩着湿滑的地面往池边走，迎面撞上一个人。

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进身后的泳池。

结果那人稳稳地扶住了我，还十分关切地问了一句：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」

嗓音十分好听，清冽里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沙哑，像是缠绵过后从喉间涌出的最后一点旖旎。

我心念一动，抬眼望去，对上一张轮廓深邃、五官俊朗的脸。

这人好高，哪怕我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，也堪堪只到他鼻尖，只能看到他淡粉色的嘴唇，还有顺着下巴流淌的水珠。

早上还让我沉浸在失恋悲痛中的何子轩，瞬间被我抛诸脑后。

脑中只剩下一个清晰的念头：得到他。

我摇摇头：「没事。」

他扯着唇角笑了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：「那就好。」

等这小孩重新进了泳池，我火速奔到庄小鱼身边，问她学弟：「那是谁？」

「啊，卫泽吗？我们学校游泳队的顶梁柱，最有希望进省队的成员之一。」学弟十分热心，「陈黎姐感兴趣的话，我把他微信推给你？」

我眯了眯眼睛：「好啊。」

庄小鱼的学弟把卫泽微信推给我之后，也换了泳裤下水练习去了。

我和庄小鱼坐在旁边的长椅上，盯着满室肩宽腿长的肌肉帅哥，眼睛都快忙不过来了。

而在这些人里，无论是外貌还是游泳水平，卫泽都是最拔尖的那一个。

我看着他在泳池游了好几个来回后，上岸拿起了手机，于是火速低头申请他的微信好友，备注是「救命之恩」。

卫泽很快通过了我的申请，并发出礼貌疑问：「你是？」

「刚才你在泳池边扶了我一把。」

「啊，这个就算救命之恩了吗？」

我勾着唇角给他打字：「是啊，我不会游泳。如果我摔进泳池，说不定还得你救我。」

隔着两排长椅的桌子前，卫泽打字的动作一顿，而后猛然抬起头，向我这边看过来。

游泳馆亮白的灯光照下来，被他身上滚落的水珠折射。

清爽得要命，又迷人得要命。

我清晰地听到了自己逐渐加快的心跳声。

庄小鱼转过头，望着我欲言又止了半天，还是说：

「黎黎，欣赏一下男色可以，但是你别太上心了。我学弟跟我说过，这些体育生，好多都……玩得挺花的。」

我冷静地收起手机：「我知道。」

作为一个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社畜，我分得清心动和欲望的区别。

2

我和庄小鱼在游泳馆看了一下午帅哥游泳，到傍晚时，她学弟过来叫我们：

「队里要出去吃晚饭了，你们方便的话可以一起呀。」

他身后跟着的人就是卫泽。

我礼貌性地矜持了一下：「这会不会不太合适？」

「不会啊，只是普通小聚，几个人一起吃顿饭而已。」卫泽明亮又清澈的眼睛望着我，「姐姐，一起来吧。」

于是我就这样，跟着卫泽他们去校门口吃烧烤了。

几个正是青春年少的小男孩，又刚消耗了大量体能，饭量惊人。烤好的串端上来，一晃眼就没了。

卫泽坐在我身边，眼疾手快地抢下不少鸡翅，放进我盘子里。

因为第二天是周末，不用训练，他们点了一打啤酒。

几杯灌下去，卫泽已经微微醉了。

他偏头看着我，夜风吹过来，头顶的灯盏倒映在他眼睛里，晃出一圈一圈的波光，有种蛊惑人心的力量。

我难耐地咽了咽口水。

不急，快了。

吃过饭，天已经黑下来，庄小鱼还有事，提前一步打车走了。

几个男孩子三三两两往学校走，卫泽慢吞吞地落在最后，和我并行。

我转头看着他：「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？」

「太晚了，你一个人走不安全。」他小声说，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」

我突然想笑。

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要送我回家。

想到之前在游泳馆里庄小鱼对我的忠告，我由衷地觉得，卫泽还挺会的。

这样也好，他主动迈出第一步，说明彼此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

我们并肩走过一小段路，到了前面灯火通明的罗森。

我借着买烟的名义把他带进去，走到放 TT 的货架前，低声问：「要什么牌子？」

卫泽好像愣了一下：「……什么？」

「你之前习惯用什么牌子的，自己拿。」我琢磨了一下，大概是他年纪还小，容易害羞，于是很贴心地走到了一边去，「我去拿瓶牛奶，等下我一起付钱。」

结果我在柜台前等了半天，等到奶都被我喝完了，卫泽终于攥着一个小盒子过来了，还坚持要自己付钱。

我目光扫过他微红的耳尖，笑了笑：「走吧。」

便利店的对面就有一家酒店。

卫泽也是经验丰富，随身就带着身份证。

电梯一路上行，密闭的空间里，来自年轻男孩子身上特有的清新气味混合着淡淡的酒气，在空气中拉扯出一片旖旎的氛围。

进了房间，我反手锁了房门，转头贴上他的嘴唇。

与我掌心相贴的体温一点一点升高，不知不觉中，卫泽反客为主，打横抱起我，走到了床边。

我指尖擦过他湿漉漉的胸膛，对上那双灯光下被欲念填满的明澈眼睛，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

倘若新欢足够出色，哪怕只是单纯的欲望，也能让人飞快地从上一段情伤中脱身。

比如现在，我的眼睛里，就只看得到身上的卫泽。

十八岁的年轻男孩，有着常年训练锻炼出的漂亮肌肉线条，和格外旺盛的精力，只是动作不免莽撞。

我细碎地喊了声疼，他就立刻温柔下来，一点一点地顺着我额头吻下去。

大概是太累，我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
总之，醒过来时，天色大亮。

卫泽已经醒了，正撑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我懒洋洋地从被子里钻出来，往浴室走去：「好了，你可以回学校了。等下我去退房——」

话还没说完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我的手腕被一股温热的力道攥住。

顿了顿，我回头望去，在撞上卫泽欲言又止的委屈目光时，挑挑眉：「还有事？」

他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固执：「姐姐，我还没有女朋友。」

这话里的暗示，傻子都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。

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：「那你要和姐姐交往试试吗？」

说实话，我并不觉得卫泽这种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小弟弟，会真的有和我恋爱的想法。

无非是昨晚还算合拍，他这段时间又正处于空档期，拿我打发时间罢了。

正好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

卫泽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，眼尾微长，瞳色是水洗过后一般的澄澈。

此刻这双眼睛正专注地看着我，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：「要。」

这段恋爱关系，就这么草率地定了下来。

我的目光顺着他好看的脸一路往下，路过线条利落的肩颈和胸肌，定格在骤然收起的腰线和六块腹肌上。

大概是我打量的目光太过肆无忌惮，面前的小孩有些不自在地拧了拧身体，小声喊了句：「姐姐。」

我被这一声叫得心神荡漾，伸出手，指尖顺着他胸腹的轮廓轻轻描摹。

卫泽喉结动了两下，眸色转深，嗓音沙哑地闷哼了一声。

我伸手勾上了他的脖子，扯着唇角笑道：「既然时间还早，那就陪姐姐再放松一下吧。」

一直到下午，我才和卫泽一起出了酒店。

在附近的海底捞吃了午饭，我把他送回学校，转身要走，结果卫泽又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：

「姐姐下次什么时候有空？我去找你。」

我吃惊地转头看着他：「你体力这么好？」

不愧是拥有六块腹肌的游泳队顶梁柱。

卫泽抿了抿唇，眼神里莫名多了一丝委屈：「我是想和姐姐约会。」

不得不说，小男孩就是嘴甜。

哪怕心知肚明这只是哄人的话，但心情还是骤然变得愉快起来。

我伸手拍了拍他毛绒绒的发顶：「放心，姐姐有空就联系你，我们……约会。」

回去的时候，庄小鱼拎着鸡毛掸子在客厅等着，一看到我就冲了过来：

「陈黎，老实交代，昨晚去哪儿了？」

我撑着玄关的墙壁，一边换鞋一边说：「酒店。」

「你和那个叫卫泽的弟弟……」

「嗯，是的。」

她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看着我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「……你还记得昨天我们在游泳馆里说过什么吗？」

我走到沙发边坐下，顺手拿过茶几上剩的半瓶酒，灌了一大口：「记得。我没上心，他也没有，各取所需而已。」

庄小鱼坐在我对面唉声叹气，一副她把我领入歧途的样子，看得我直想笑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终于狗狗祟祟地凑近了我：「那……你感觉怎么样啊？」

我认真地回想了一下：「体力很好，人也很帅，赏心悦目，还能感受到一些之前没感受过的奇妙。」

比如，跟何子轩这种瘦弱白斩鸡在一起这么久，我都不知道，原来胸肌这东西，不用力撑着的时候，其实是软乎乎的……

我还在回味的时候，庄小鱼又开口了：「对了，昨天晚上何子轩找我了，说他想跟你谈谈，但你微信和电话都把他拉黑了。」

何子轩。

我冷笑一声，觉得十分离谱。

他出轨在先，还把人带到我们新房的卧室里，被我当面抓住，这还有什么好谈的？

「不用管他，直接拉黑就行了。」

拿出手机，才发现卫泽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。

「姐姐到家了吗？」

「到了记得报平安。」

「姐姐，我找了几对好看的情侣头像，你看看你喜欢哪个，我们一起换。」

没想到，只不过是一段表面上的虚假恋爱关系，卫泽还能这么认真地跟我演戏，连细节也不肯放过。

于是我真的兴致盎然地把他发来的头像看了一遍，最后选了一对相依相偎的布偶猫和萨摩耶。

我把那个幼稚的猫头换上，点进卫泽的个人资料，才发现他已经先我一步换好，竟然还截图发了朋友圈。

「喜欢猫。」

配图是我已经换好的猫咪头像。

而他给我的备注，是格外亲昵的「黎黎」。

理智上，我很清楚这条朋友圈大概率是仅我可见。

但感情上，还是被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弄得恍惚了一秒。

等回过神来，手指不知不觉挪到了备注上，点击修改——

「很危险」。

少年直白的热烈最容易令人心动。

可我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四年，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和脆弱关系，应该时时刻刻保持清醒才对。

4

第二周去公司上班，我顶着这个过于可爱的头像与客户交流方案时，总是会在晃神的瞬间想到卫泽。

这个时候，他大概不是在跑步，就是上课。

我正想着，卫泽的消息就发了过来：「姐姐在干什么？」

「工作。」

「晚上要不要见面？」他问完，大概是一时间没得到我的回答，又很快撒娇般补了一句，「姐姐，我想你了。」

解答完客户的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把聊天页面切回来，手指在键盘上轻轻一顿：「好，那我去你们学校找你吧。」

「不用，我下午下课早，今天也没有晚训。姐姐给个地址，我去接你。」

这几天我和卫泽一直没见过面，但微信上的联系一直没断过。

很难想象，世界上真的会有他这么黏人的男孩子。

我只要一打开手机，就能看到卫泽发来的消息。

哪怕是当初跟何子轩最热恋的时期，也没这么腻歪过。

因为工作太忙，我回消息很敷衍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
只有在连发很多条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复时，才会略显委屈地说一句：

「姐姐，你已经三个小时没跟我说话了。」

下班后，我跟着人群往出走，一眼就看到了门口站着的卫泽。

他身上有种年轻男孩特有的朝气，仅仅只是站在那里，已经耀眼得像是一道光。

也正因如此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周五下班时间，人流拥挤，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他身边。

看到我，卫泽立刻咧嘴，露出十分灿烂的笑容：「姐姐！」

他把手里拎着的一盒冰牛奶递到我手上，低下头问我：「晚上想吃什么？」

我有一瞬间的愣怔。

我喜欢喝冰过的纯牛奶，这事除了庄小鱼和从前的何子轩，没几个人知道。

我跟卫泽认识不过一星期，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

「诶，你不喜欢吗？」见我没接，卫泽有些疑惑地把牛奶盒拿到眼前看了看，「是上次你在便利店买的那个牌子没错啊？」

不知道是多么丰富的情感经历，才能把年轻的小男孩塑造得这么体贴，这么……令人心动。

我在这一刻忽然无比庆幸，我与卫泽开始得坦荡。

不付出感情，就不会受伤。

回过神，我从他手中接过牛奶，摇头：「没有，我很喜欢。你想吃什么，姐姐请你。」

卫泽还没来得及答话，我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男声，带着压抑的怒火：「陈黎。」

回过头，看到何子轩怒气冲冲的脸。

他两步走过来，目光从我脸上划过，落在卫泽身上，眼中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敌意。

「陈黎，这是谁？」

还没等我答话，卫泽已经先一步把我挡在身后，警惕地开口：

「我是黎黎的男朋友。」

「我们才吵架多久，你就有了新欢？」何子轩不敢相信，又冲着我冷笑，「既然如此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」

我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人，忽然觉得很累。

经历了一星期朝九晚十的工作折磨，好不容易到了周末。

此时此刻，我本来应该和秀色可餐的小奶狗坐在餐厅里吃个晚饭，然后去柔软的大床上度过美好的一晚上，彻底放松自己。

至于何子轩，哪怕在一起八年，从发现他出轨的那一刻，这个人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

现在他又为什么要来骚扰我？

「何子轩，你弄清楚，我们不是吵架，是你婚前出轨，被我抓到，然后当场跟你提了分手。」

我揉了揉紧绷的眉心，不耐烦道，「至于我有没有新欢，这人是谁，是咱俩分手以后的事，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懂吗？」

说完，不等何子轩反应，我先一步拉着卫泽的手离开了。

何子轩没有追上来，倒是小男孩望着我，欲言又止了半天。

我瞥他一眼：「有话就问。」

心里已经猜到了卫泽会问什么。

无非是何子轩是谁，我和他在一起多久。

占有欲这东西谁都有，我很理解，也已经在心里编好了一连串台词。

没想到卫泽纠结半晌，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抱住了我。

盛夏七月，他的体温透过柔软的 T 恤衣料传递出来，却奇异地并不让我觉得烦闷。

「姐姐。」他清冽的声音响在我耳边，「你别难过了。」

5

他好会。

哪怕是逢场作戏，我还是瞬间明白了，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找小奶狗。

敏感，体贴，还格外会撩。

我是真真切切地投入了八年感情，又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

当初我和初恋分手，何子轩出现，开始全心全意地追求我。

我被他的无微不至打动，很快就答应了，甚至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毕业后都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留在了这座城市。

刚毕业的时候，我每个月工资只有八千块，在这座超高消费的一线城市，房租都要占四分之一。为了省钱，我搬去跟何子轩一起住。

他家境不错，但和我分得很开，包括房租在内，一切日常支出和约会消费全部 AA。

在一起的第七年，他仍然闭口不谈结婚的事。

而那时我已经因为接连谈下几个大项目，拿到几笔不菲的奖金，于是用奖金和三年的存款付了间小一居的首付。

何子轩知道后，马上跳出来指责我防备他。

我把钥匙扔在茶几上，抬起眼看着他：「那就结婚。」

他立刻蔫了下来，踌躇半天，磕磕绊绊地告诉我，不是他不想和我结婚，而是希望自己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后，再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其实那个时候，我已经隐隐预感到了什么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

半年后，被父母逼婚的何子轩迫于无奈，跟我提到订婚。

哪怕什么求婚仪式都没有，我还是答应了他，只是心情异常平静。

一直到那天晚上，我目睹他和另一个姑娘在家里的床上，才明白过来。

八年太过漫长，不止消耗了他对我的感情，也让我对他没有任何期待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卫泽怀里脱出来，伸手拍拍他毛绒绒的发顶：「姐姐不难过了，去吃饭吧。」

晚饭我和卫泽是在海底捞吃的。

他说游泳队的教练规定了食谱，不能乱吃，于是在清水锅里可怜巴巴地涮了些蔬菜和牛肉就停下筷子，托着下巴看我吃。

我夹起一块玉米放进他碗里：「这个也不能吃？」

卫泽咬牙：「……能。」

我又给他夹了一筷子肥牛：「这个呢？」

「也能。」

「年糕呢？」

「能。」他一狠心把东西全吃了下去，然后小声嘀咕，「大不了回去多跑十公里。」

「没事。」我冲他暧昧地眨眨眼睛，「今晚可以多消耗点体力。」

小男孩眸光一深，喉结滚动两下，小声叫了句：「姐姐。」

我很受用。

总去酒店是我这种社畜消费不起的。

毕竟是长期固定的关系，吃过晚饭，我直接把卫泽带回了家。

前两天，我在公司附近找了间新房子，然后从庄小鱼那儿搬了出去。

卫泽好像特别开心的样子，回去后就眼睛亮亮地四处看，还跟我说：

「姐姐，你能带我回家，我好开心。」

桌面上有个空着的相框，原本里面是我跟何子轩的合照，后来被我抽出来撕了。

卫泽看了一会儿那个相框，忽然转过头：「姐姐，我们来拍张照吧！」

我还在愣怔的时候，他已经拿出手机，搂着我的肩膀，把镜头凑了过来。

我下意识弯了弯唇角，卫泽飞快地按下了快门。

「下次我把照片洗了带过来。」

他坐在沙发上，低头在手机上敲敲打打。

没一会儿，我拿出手机，发现卫泽竟然用那张合照发了条朋友圈，配字是「般配」，还自己给自己点了个赞。

照片上的他青春活力，满脸胶原蛋白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是兴奋的小狗。

而和他脸贴脸的我，虽然化着精致的妆容，但脸色苍白又疲倦，眼睛里满是被生活磋磨过后留下的痕迹。

二十六岁的平庸女社畜，和正值青春年少又前途光明的小男孩，到底哪里般配？

我懒得吐槽，只是顺势坐在他身边，一手划着手机屏幕，另一手伸过去，在他胸口捏来捏去。

没过多久，手下的体温就越来越高，紧接着我的手腕被一只手牢牢扣住。

我转过头，看到灯光下卫泽满是沉色的眼睛，笑起来：「去洗澡吧。」

细细密密的吻随灼热的体温一起落下来，情到深处，他附在我耳畔，认真地说：「黎黎，我好喜欢你。」

这种时候说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当真呢？

虽然内心毫无波动，但我还是扯扯唇角，装出热情的样子回应：

「乖，姐姐也喜欢你——我们去窗边。」

6

第二天午饭后，卫泽回学校。

我把他送到小区门口，又长长地打了个呵欠：「姐姐还有工作要做，就不送你回学校了。」

「好。」他抿了抿唇，忽然探头在我脸颊落下一个吻，「姐姐，我周二还可以再来找你吗？」

我心道你体力够好，但姐姐已经老了，却一脸无奈地叹气：「恐怕不行。最近总加班，姐姐有空再联系你。」

小男孩欲言又止地点点头，带着满眼委屈离开了。

我跟卫泽的关系，就这样心照不宣地维持了下去。

我的工作很排得很满，朝九晚十，周末时不时也要加班。

背着房贷，我一天也不敢休息，忙到极致时饭都顾不上吃，自然也没空回卫泽消息。

周五晚上，加班到精疲力竭的我回了家，刚出电梯门，就看到卫泽蹲在我家门口，正低头打游戏，身边还放着两大兜食材。

听到动静，他仰起头看过来，发现是我，顿时惊喜地跳起来：

「姐姐，你回来了——我刚给你发了好几条消息，你一直没回。」

我从包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还真是：「刚忙着敲定合同细节，没顾得上看微信。你进来吧。」

进了门，我踢掉高跟鞋，随手从冰箱里拿出半块没吃完的吐司，然后回身瘫在了沙发上。

卫泽去厨房放了东西，探出头来看着我：「姐姐你先随便吃点垫一垫，我来做饭，很快就好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我厨艺平平无奇，但喂饱自己还是不成问题。

只是这几天太忙，家里冷锅冷灶地闲置了很长时间，到今晚才有了点人间烟火气。

厨房里飘出的香气渐渐浓郁，我靠在沙发里，嚼着干巴巴的吐司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手机。

主管发来消息：「合同我看过，没问题了。明天你不用来公司，好好休息吧。」

我回了他一句「收到」，然后接着懒洋洋地玩手机。

外界琐事，明星八卦，这些消息一一浏览过去，但在我的脑中并没有半分停留。

从前的很多个晚上，我和何子轩就是这样，各自抱着手机倚在沙发里，直到睡前都是零交流。

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，连自己都深感无趣。

但这一刻，因为厨房里有一边哼着歌一边做饭的卫泽，和空气里弥漫的饭菜香气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。

我正在愣神，小男孩端着两只白瓷盘从厨房走了出来：「姐姐，吃饭了！」

番茄虾仁意面，上面撒满芝士碎，灯光一照，裹着酱汁的面条亮晶晶的，看上去分外诱人。

「姐姐你先吃。」他把盘子放在餐桌上，抬手捏了捏耳垂，「锅里还有汤，快煮好了，我去盯一下。」

没一会儿，他又端着一小锅丝瓜蛤蜊汤走了出来。

卫泽不过才十八岁，竟然有这样的厨艺，我实在很惊讶。

吃饭的过程里我问起这事，他喝着汤，笑容里有种孩子气的得意：

「我爸妈工作很忙，有时候顾不上照看我，我就自己跟着食谱教程学做饭，熟能生巧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他又道：「姐姐，其实我可以每天帮你做便当带去公司的。」

这个意思是……

我挑了挑眉：「所以，你是想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？」

卫泽望向我，虽然耳尖微红，看上去像是害羞了，但目光一片诚恳：「姐姐，我想好好照顾你。」

——照顾。

我不置可否，却在吃完饭卫泽去洗碗的时候，去卧室翻了备用钥匙出来，递到他面前。

在小男孩骤然惊喜的目光里，我微笑着开口：「有空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过来住。」

这大概是一贯谨慎的我，做出最冲动的决定。

事实上，我与卫泽认识也不过一个月，对彼此的了解也并不深刻。

晚上睡前，我洗了澡出来，发现卫泽正倚在床边，支着下巴，眼睛亮亮地看着我。

我拽了拽身上的吊带睡裙，在他骤然深沉的眸光里无辜地笑：「今晚太累了，我想直接睡觉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不然我帮你把东西拿到客厅去？沙发床也可以睡人的。」

卫泽用力摇头：「不，姐姐，我想抱着你睡。」

空调温度打得很低，抱着我的小男孩身体却一片温热。

贴过来的灼热让我心猿意马，困意消无，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去。

卫泽红着眼睛叫了一声：「黎黎！」

又不敢动，只好委屈巴巴地问我：「你不是说你要直接睡觉吗？」

我吻着他嘴唇，含糊不清地说：「……反悔了。」

7

卫泽一点也没辜负我给他的钥匙，第二周就带着大包小包，填满了我家的冰箱和橱柜。

他还买了个很漂亮的饭盒，真的实现了每天帮我带便当的承诺。

卫泽换着花样给我展示他的厨艺，中午在公司拿出饭盒的时候，还会有同事问我：「陈黎，你怎么还有精力搞这些啊？」

我眼看着主管从对面走过，赶紧澄清：「我哪有那个时间，都是男朋友做的。」

「秀恩爱就更不对了！」

秀恩爱吗？

我夹起一块茄子，神思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
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就越清楚，这段一开始就不正常的恋爱不会永远维持下去。

我比卫泽大了整整八岁。

我上小学时他还没出生，我高考完那年他还在读小学，而我从大学里毕业时，他的人生进度刚进入青春期。

如今，我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丧失了对生活的激情，可他一片坦途的未来，才刚刚开始。

他和我之间所差的年龄，不是单纯的数字那么简单，还有平庸与耀眼，一眼望到头和前途不可估算的差别。

下个月卫泽有场很重要的选拔赛，所以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我家，一直到周末才有空过来。

临走前，他把刚化好妆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的我拉过去，对着镜头拍了张合照。

「我要发朋友圈秀恩爱，今天可是七夕。」小男孩打完字，又仰起头看向我，「可惜教练要求今天必须回去，不然我还可以和姐姐一起过七夕。」

卫泽身高一米九，又肩宽腿长，直直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几乎有种压迫感。

但此刻他坐在沙发上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，像只委屈的大型犬。

我勾起唇角，拍了拍他肩膀：「就当昨晚已经过了吧。」

昨晚洗完澡，我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小孩还很有精力地拿了吹风机来帮我吹头发。

临睡前，他伏在我耳边，很小声地说了一句：「姐姐，七夕快乐。」

回过神，我拿出手机，又把卫泽早上发的那条朋友圈点出来看了一遍。

他很细心地截掉了我的吊带睡裙，只留下一张妆容精致的脸，以一种亲昵的姿态贴着他。

阳光从一侧的窗户照进来，像打上了一层天然柔光。

乍一看，就好像同龄人一样。

只是我们彼此心里都清楚，这种「好像」和我们的恋爱关系一样，都是假象。

周末，物业那边给我打电话，说建筑公司交房了，让我们过去拿钥匙，验收房子。

「最好带个人过来，帮你看下水管和电路。」

物业友情提醒了一句就挂了电话。

我盯着手机发了会儿呆，鬼使神差地点开了和卫泽的对话框。

「你今天有空过来吗？」

消息发出去没多久，卫泽就回复我了：「抱歉，姐姐，我们选拔赛还没结束，我今天不能出学校。」

我抿了抿唇：「那没关系。正好我要出趟门，怕你临时过来我不在家。」

卫泽发了两个表情包，撒着娇说他过两天就来找我。

我很配合地哄了两句，而后关了对话框，给庄小鱼打电话：

「宝贝，陪我去验收个房子。」

庄小鱼很痛快地答应了，然而她来的时候，把那个叫陶严的小学弟也带来了。

「不是要检查水管吗？有男生方便一些。」

陶严冲我很爽朗地笑：「放心吧陈黎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」

他和卫泽一样是游泳队的，人长得很高，的确方便。

整个验收过程中，我冷眼观察了半天，发现庄小鱼和他之间，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同寻常的暧昧。

顺利验收完成，签完确认书，已经是傍晚了。

我请陶严和庄小鱼吃饭，闲聊的过程里，顺口问了陶严一句：

「你今天怎么有空跟庄小鱼一块过来？」

他看了庄小鱼一眼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我笑道：「学校那边的选拔赛正好结束，学姐说有事找我帮忙，我就过来了。」

我动作蓦然一顿，「选拔赛结束了吗？」

「是啊，今天中午最后一轮就结束了，所以下午我才能出门的。」

我咬了咬发麻的舌尖，让自己从猝不及防的慌乱中恢复镇定，露出毫无破绽的笑：

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还真是运气好。」

我早就想到，卫泽这样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年轻小男孩，和我的关系维持不了多久。

但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

8

吃完饭，庄小鱼去洗手间，我随口跟陶严聊起选拔赛相关的事，这才知道，这场所谓的选拔赛，是市级比赛，目的在于选出进入省队的成员。

而每一轮卫泽的表现都十分出色，虽然结果还没出来，但他能进省队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
「卫泽人长得帅，还很优秀，一向很受女孩子欢迎。这几天选拔赛，游泳馆开放，观众席都快坐满了。」陶严笑着朝我眨了

眨眼睛，「说实话，陈黎姐，之前他发那条朋友圈的时候，大家都超级惊讶的。」

「惊讶？」我转着手里的酒杯，挑了挑眉，「因为我和他以前谈过的类型不太一样吗？」

陶严满脸疑惑，「怎么会……他以前没谈过恋爱。陈黎姐，你可是卫泽的初恋，所以我们才震惊的——因为之前有个漂亮学姐追他，天天来游泳队送水送毛巾，我一直以为他会被那个学姐拿下的，没想到……」

没想到被年纪更大的我横插一脚，直接拿下。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见我不出声，陶严反而慌了神：「陈黎姐，我知道，网上肯定有不少有关体院男生的传言，我们游泳队也真的有这样的。但是卫泽不一样，他真的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笑着说，「你别慌，我不关心过去的事情。」

没谈过恋爱，不代表没发展过其他关系，只是大概率陶严并不知道而已。

不然怎么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带了身份证，还心照不宣地和我去了酒店？

陶严看着我，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，但庄小鱼已经回来了，他也就默默地闭上了嘴。

吃过饭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我告别了陶严和庄小鱼，一个人慢悠悠往家走。

到楼下的时候，我目光随意一瞥，蓦然定住。

不远处的花坛边沿上，坐着一道万分熟悉的身影。

路灯的光照在他身上，在脸颊一侧落下明明暗暗的光影。

他抬起头来，目光直直地看向我。

我默不作声地看了卫泽片刻，终于开口：「选拔赛结束了吗？」

「嗯，提前结束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」他站起身，像只委屈的大动物那样朝我张开双臂，「姐姐，抱。」

理智告诉我，我是成年人，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社畜，这段关系的结束应该由我主动来提，至少比较体面。

但是，我终究没有问他选拔赛的真相。

我抿了抿嘴唇，还是走过去，扑进他怀里，被高大的小男孩抱了个满怀。

他紧了紧胳膊，贴在我耳边小声说：「黎黎，好想你。」

我的心脏在这一瞬间被击中。

理智，清醒，衡量得失，自我警醒……所有筑起我心内防御壁垒的一切，都在他的拥抱中融化，短暂地消失殆尽。

「你不是有备用钥匙吗？」我问，「怎么在楼下等我？」

「想第一时间见到你。」

这个拥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结束。

而直到我和卫泽一起上了楼，开了门，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

——他在客厅那片空白的墙壁上，搞了个照片墙。

之前我随口跟他提过，那面墙空得有点光秃秃的，

想买幅画来装饰一下。当时卫泽还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这件事让他来处理。

我一步一步走到近前，看到一块做工略微粗糙的木板上，错落钉着十多张我和卫泽的合影，都是之前他主动拉我拍的。如今被洗了出来，装进小相框，挂在了墙上，旁边还贴了星星灯装饰。

很……幼稚。

但又显得格外真诚。

「是惊喜，我提前一小时上来装好的。」小男孩有些忐忑不安地看着我，「姐姐，你喜欢吗？」

我努力压下心中浪潮般涌起的情绪，回头勾了勾唇角，抱住他：「喜欢。不但喜欢，还很想感谢你一番。」

手指沿着他背部流畅的肌肉线条一路往下，直至停在关键处。

小男孩红着脸，微微退开了一点，喘气道：「姐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」

我勾着他的脖子，直接跳进他怀里，堵住他的嘴唇，「有话明天再说。」

欲望不止能让人沉沦，同样能让人清醒。

否则，在这样温情又甜美的假象里，我就快要忘记，我和卫泽之间是如何开始的了。

9

卫泽和他带来的那面照片墙，一起留在了我家。

选拔赛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学校都没有再强制他们留宿，只有在第二天满课的时候，他才会在前一天晚上吃完饭后，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。

有一次，他去厨房洗碗时，放在桌面上的手机亮起来，我随意瞥过去，正好看到弹出的微信消息。

蒋曼曼：「那我明天就早上在食堂门口等你啦。」

我动作一顿，垂下目光，盯着面前的果盘沉默不语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之前陶严跟我说过，追了卫泽很久的那个学姐，就叫蒋曼曼。

「黎黎，我搞定啦。」

小男孩从厨房出来，甩了甩手上的水珠，从桌面上拿起手机，开始低头打字。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回完消息，重新把目光投向我：「那我就先回学校了，明早还有课，黎黎你记得把水果吃了。」

顿了顿，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忐忑：「……怎么了？」

我沉默片刻，笑起来：「没大没小，叫姐姐。」

他走过来，俯身在我脸颊落下一个吻，眼睛被灯光照得湿漉漉的：「那姐姐，我走了。」

卫泽走后，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，然后回过神，把他切好的哈密瓜倒进了垃圾桶。

第二天晚上卫泽回来的时候，我刚洗完澡，顶着一头滴水的头发从浴室出来，然后就被他扑过来紧紧抱住。

我发梢的水珠一滴滴落下去，把他肩膀的布料打湿了一片。

他却毫不在意，只是更用力地紧搂着我：「姐姐，你一天都没回我消息了。」

小男孩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，身上只有淡淡的清冽香气涌入鼻息，找不到半点和女生约会过的痕迹。

他真谨慎啊，滴水不漏。

我偏着头笑了一下，捧着他的脸亲了上去：「宝贝，姐姐是想把话留到这时候再说啊。」

卫泽连澡都没来得及洗，就被我拐到了卧室。

欲望的浪潮褪去后，我懒懒地倚在卫泽怀里，点了根烟。

卫泽修长的手指擦过我耳畔，把凌乱的碎发拨到耳后去，开口道：「姐姐，我想跟你谈谈。」

我垂下眼，把烟按灭在床头的烟灰缸里：「我困了。」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的手正放在他胸肌上。

卫泽的手忽然停在我耳侧，声音里多了几分苦涩：

「姐姐，有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喜欢的只是我的身体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」

我动作没停，敷衍道：「宝贝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」

他忽然抬手，扣住了我的手腕，强行制止了我作乱的手：「那姐姐对我，是真心的吗？」

卫泽的语气很认真，认真到我忽然觉得荒谬不已。

我用力从他手里抽出手腕，睁开眼睛，淡淡道：

「卫泽，你非要追究这个，难道是真忘了我们是怎么开始的了吗？」

亮白的灯光从天花板照下来，小孩好看的脸被照得格外清晰，光芒落进他水波般清澈的瞳孔里，像是碎裂的星光。

挑高的眉骨下是高挺的鼻梁，嘴唇带着情欲未消的红，看上去格外好亲。

我曾经无数次这样肆无忌惮地打量他，也必须承认，一开始我跟卫泽在一起，单纯只是馋他身子而已。

可是。

可是。

我收回目光，淡淡地问：「算了……你现在问这种话，是想干什么？」

回答我的是卫泽干脆利落跳下床的动作。

我没有动，沉默地看着他套上 T 恤，穿上工装裤，从床上抱起被子，站在床边望着我：

「今晚我睡沙发，明天就搬出去。」

一股强烈的羞耻感席卷了全身，我把发抖的指尖藏在身后，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狼狈：「好。」

出租屋的沙发并不大，一米九的卫泽睡在上面，大概得蜷缩成一团，一点也不舒服。

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我划清界限。

我躺在床上，又点了支烟，盯着灯光下朦胧的烟雾思考了片刻，然后得出结论：

大概是那个叫蒋曼曼的学姐持之以恒的追求终于打动了他，所以卫泽也不想再跟我继续耽误下去了。

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本来就是这么脆弱。

没关系，我可以理解，也早就做了准备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床的时候，卫泽已经收拾好了行李。

人站在玄关，行李箱放在脚边，我之前给他的钥匙被放在鞋柜上。

我靠在墙边，歪着头看着他，挑着唇角笑道：「需不需要我帮你把东西拿下去？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卫泽看上去好像很不开心。他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，闷声道：「……不用了。」

「好。」我冲他挥了挥手，「那，弟弟，再见。」

出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卫泽带来的那面照片墙还挂在客厅。

他走得很利落，连这玩意儿也不想带走。

原本我想把东西拆下来，下楼的时候顺手扔了，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卫泽钉得太死的缘故，一时半会儿没拆下来。

又害怕上班迟到，只能暂时作罢。

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工作占据了白天的大部分精力，我连伤春悲秋的空闲都没有，就很快被要修改的方案和申请填满了全部空闲时间。

一直到临下班前，才有空看微信。

结果一眼就看到了卫泽发来的消息：「姐姐，我在你们公司楼下。」

？

干什么？来找我要分手费？

难得不加班，打完卡，我拎着包走到楼下，一眼就看到了长椅上坐着的卫泽。

已经是深秋，穿着卫衣的小男孩拉起帽子，仰头看着我，面容被微暗的天色模糊，只有一双眼睛格外明亮。

疲惫的人群在我身后来来往往，我看了卫泽片刻，然后说：

「我没钱。」

他的眼神里多了点疑惑，但又很快不在意地一笑：「没关系，那今晚我请姐姐吃饭。」

我茫然地看着他，张了张嘴：「……你是来找我吃饭的？」

「嗯。」小男孩点了点头，然后站起身，走过来牵我的手，「更准确地说，是来找你约会。」

一直到卫泽牵着我的手穿过人，找到一家川菜馆坐下，点完菜，我才反应过来。

他其实，并没有打算和我分手。

那为什么要从我家搬出去呢？

卫泽夹起一块蓝莓山药，放进我盘子里，一脸郑重其事地看着我：

「我觉得，可能是之前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出了问题。所以我准备换一种相处方式，让你感受到我的人格魅力，喜欢上我这个人。」

……幼稚。

我对此嗤之以鼻，并在吃过晚饭，和卫泽牵着手散步的时候试图勾引他。

在我家楼下的小花园里，小男孩很明显被我亲得情动不已，却喘着气退开一点，然后拼命摇头：「不行……姐姐，我要回学校了，明天再来找你！」

说完他转头就跑了。

冰凉的夜风吹过来，让我脸颊的热度一点点散去。

我站在原地，发了好一会儿呆，才踩着高跟鞋慢悠悠地上了楼。

那面照片墙，最终还是没有被我拆下来，上面反而多了张照片——是吃完饭出来，在外面扫码打印的地方免费打印出来的。

我正站在那里欣赏照片，忽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。

电话接通，传入耳中的声音带着一贯的严厉：「陈黎，怎么回事，你和何子轩分手了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为什么不告诉家里人？」她的语气听上去更不满了，「你们处了八年，早就该定下来了，怎么会分手呢？是不是你又闹脾气了？」

她的话，猝不及防把我从卫泽营造的梦境中猛然拽到了现实。

我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声音也跟着冷下来：「是何子轩出轨，被我抓到，所以我才提了分手。」

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爸接过电话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：

「那你也不该这么草率地分手。男人犯了个小错误，就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吗？陈黎，你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年纪不小了，大家都知道你跟何子轩同居了那么久，除了他，你还能嫁给谁？谁还会要你？」

我忽然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们对我的教育，好像从来都是这样，用不容置疑的家长强权，和离谱的歧视，牢牢把控住我的人生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插手。

果然，不等我回答，我爸就自作主张地下了命令：

「你明天就去跟何子轩道歉，跟他说你还是想结婚的。否则你以后嫁不出去，我和你妈可丢不起这个人。」

我毫不犹豫地挂掉了电话。

我爸恼羞成怒地发来微信：「你要是不照我说的做，过年就别回家了！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！」

手指在键盘上骤然缩紧，我用舌尖顶了顶口腔上颚，近乎报复地打字：「你是因为自己以前也出过轨，所以才跟何子轩共情了吗？」

「陈黎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！我是你爸！」

我嗤笑一声，关掉了微信对话框。

我十四岁那年，我爸出轨了。

我亲眼看到他揽着一个长卷发的女人进了宾馆，回家告诉了我妈。

她听了，只淡淡应了一声，神情毫无变化，也没有后续反应。

一直到一星期后，我忍不住问她：「你不和我爸离婚吗？」

当时，她用一种看怪物的奇怪眼神看着我：「为了这么点小事就离婚？那日子还过不过了？」

我无法理解。

我妈的收入并不比我爸低，甚至对家庭的贡献远大于他。

可他们生活在落后的小城市里，连思想也一同闭塞，停滞在二十年前。

哪怕城市已经在飞速发展，但他们的想法一直没变过，甚至试图把我也同化成这样。

高考完，我报了离家很远的大学，好不容易让自己从窒息的泥淖中挣脱出来。

工作后，我给自己制定了清晰的规划和目标，努力让自己不要变成他们的样子。

但他们，还是无时无刻不想着把我拽回去。

过了几天，上班时，我正在加班加点赶方案，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

「陈黎，我们谈谈。」

我皱了皱眉：「何子轩？」

「阿黎，叔叔阿姨昨晚联系我了，他们也不赞成你和我分手。」何子轩在电话那头刻意放柔了声音，只是语气里有种挥之不去的高傲，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也已经和婷婷说清楚，以后不会再联系了。我们明年就结婚，好不好？」

我的手蓦然在手机上收紧。

不用想，我也知道我爸妈昨晚给何子轩打电话，是如何在他面前贬低我，甚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原谅我的。

在他们的观点里，世界就该是这样，哪怕是何子轩出轨背叛，但就因为我和他同居了四年，所以我只能嫁给他。

「我爸妈的观点不代表我的观点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」我冷冷地说，「还有工作，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」

何子轩终于绷不住了：「陈黎，不过是个破鞋，你在高傲什么？之前那个小弟弟，他知道你已经被我玩了八年吗？」

我豁然站起身，大步走出办公室，一直到没人的楼梯间，才开口：

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八年，每一次我都演得很辛苦——你是真的不行，知道吗？」

然后在何子轩的破口大骂里挂掉了电话。

楼梯间里冷冷清清，我愣神了好一会儿，直到手机重新震动。

是卫泽发来的消息。

他发了个可爱的猫猫头表情包，然后问我：「黎黎，今晚吃米粉怎么样？」

我回了个好，等泪水一滴滴落在手机屏幕上，把视线染得一片模糊，才意识到自己哭了。

下午卫泽又来接我，看到我微微发红的眼眶，小男孩一下就急了：「姐姐怎么了？」

我摇头：「没事，工作上出了点小问题。」

见他还是不放心地看着我，我只好扯着唇角笑道：「放心，已经解决了，吃饭去吧。」

吃饭的时候，卫泽告诉我，之前选拔赛的结果出来了，他已经成功进入省队，下个月就会过去正式开始训练。

我的筷子在空中顿了顿：「这种大喜事，应该吃顿好的庆祝一下才对。」

小男孩抬起眼，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：「姐姐亲我一下，就当是庆祝了吧？」

我柔软的心脏被这一眼击中了。

分别前，我把卫泽拽到黑暗的花园角落，用力吻了上去。

他的手扣着我的腰，隔着两层衣服，我还是能清晰感受到贴着我的掌心渐渐升温。

良久，我缓缓退开一点，小孩把脸埋在我肩头闷闷地说：「好想姐姐啊。」

我觉得好笑：「那你搬回来住啊。」

「不行，我要证明，除了身体之外，我还是有别的吸引你的地方的。」

他恋恋不舍地抱了我好一会儿才松开，临走前，从卫衣大大的口袋里抽出一封信递到我手里：「我走了！姐姐你拿回去再看。」

回家后拆开信封，我才发现那居然是一封手写的情书。

小孩写得很认真，还特意在文末标注，为了不出现笔误的修改痕迹，这已经是他誊抄的第六遍，写得不好不要嫌弃。

「姐姐，希望我的努力，能让你真的感受到谈恋爱的感觉。」
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信纸收进信封里，放在衣柜中带锁的抽屉里。

第二天是周五。

卫泽一天没联系我，我还以为他有事。

结果下班回去后，才发现他就蹲在我家门口，听到动静就可怜巴巴地仰起头看向我。

我与他对视片刻，挑了挑眉，掏出钥匙开门：「进来吧。」

卫泽跟在我身后进了门，还很自觉地换了拖鞋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抱胸看着他：「你想搬回来了？」

「嗯。」他用力点了点头，小狗似的眼睛看着我，「姐姐，我好想你。」

我就知道。

十八岁的小男孩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，能忍得住就有鬼了。

掐指一算，今天距离他搬出去那天，也不过刚好过去了一周。

我喝了口杯子里的冰牛奶，笑容淡下去：

「行，但你得先给我解释一下——你要搬回来，是因为你和蒋曼曼没成吗？」

「怎么可能！」

卫泽几乎要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漂亮的眼睛里多了点受伤的神色：「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？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」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还是把那天晚上看到微信消息的事情告诉了他。

卫泽没等我说完，就一把攥住了我的手，急急澄清：

「因为她是学生会的，负责申报特殊奖学金的资料申请，而我那两天不在学校，资料一直没交上去，所以跟她约好那天早上在食堂门口见面，把东西给她——她之前的确追过我，但我们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和她把话说清楚了。」

他微微停顿了一下：「姐姐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」

我抬起手，轻轻贴在胸口，才发现心脏正在里面剧烈地跳动着。

「等等。」卫泽忽然反应过来，「所以那天晚上，你是以为我要回去见蒋曼曼，所以才说那种话气我的是不是？」

我移开目光，试图顾左右而言他：「那个，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……」

话还没说完就被小男孩一把扑倒在沙发上，灼热的吻也跟着贴了上来：「姐姐，你要补偿我。」

唉，七日不睡，犹胜新婚。

我好累。

12

我和卫泽在一起了。

这一次，不是用作身体关系的遮掩，而是真正的恋爱。

只是……我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，我有一个在一起八年，差一点就走到了谈婚论嫁那一步的前男友。

也是这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——

虽然我已经竭尽全力想逃出那个被父母限制了一切的世界，但人生前十八年的耳濡目染，让我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观念的影响。

我的确在跟卫泽谈恋爱，可这段恋爱关系依旧脆弱无比。

比如，我至今仍然不知道，卫泽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。

如此平庸的我，只是芸芸众生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员。

因为那天晚上的主动，人生的轨迹才和他有了交集。

这种一开始源于欲望的喜欢，本就摇摇欲坠，又能持续多久呢？

一切都是未知的。

在去省队封闭训练前，卫泽挑了个周末，带我在他们学校的图书馆待了一上午。

中午吃完饭，又一起去了趟游泳馆。

不知道是不是周末的缘故，游泳馆里，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。

小男孩换上泳裤，露出线条流畅的胸肌和腹肌，然后像棵小白杨似的挺拔地站在我面前，问我：「眼熟吗黎黎？」

眼熟，怎么可能不眼熟。

第一次见面，我就是被这副样子的卫泽迷惑，对他起了色心。

我拿着他的浴巾坐在长椅上，看着他跳进水里，灵活又流畅地游了好几个来回，然后湿淋淋地爬上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向我张开双臂。

「擦干再抱。」

卫泽微微低下头，撒娇一样地看着我：「姐姐帮我擦。」

我挑了挑眉，抬手拿浴巾慢条斯理地擦着他身上的水，过程里指尖有意无意地擦过他皮肤，很明显看到卫泽的喉结动了动。

然后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指，哑声道：「好了，我自己来吧。」

他胡乱擦了两把身上的水，抱了抱我，然后回更衣室洗了澡换了衣服，顶着一头毛绒绒的头发出来，牵住了我的手：「好了，姐姐，我们走吧。」

「去哪儿？」

「约会。」卫泽说着，在出游泳馆的大门前侧过头，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，「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了。因为年底有个重要比赛，接下来要封闭训练一个月。」

他说着，叹了口气，神情很是遗憾：「好可惜，不能和姐姐一起跨年了。」

我抿了抿嘴唇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更用力地回握住他的手。

今年的最后一次约会，我和卫泽是在家度过的。

晚上，外面飘起细细密密的雪，我趴在窗户前静静地往下看，身后忽然被一股温热的力道覆盖。

卫泽吻着我的耳垂，小声说：「真好，还能和姐姐一起看一次雪。」

生活被忙碌的工作填满，以至于微小的间隙里，我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余力再谈及喜欢。

可卫泽，实在是个令人心动的小孩。

他把我从麻木又谨慎的状态中拽了出来，让我忍不住又一次付出了久违的真心。

但我其实很清楚，我与他之间，大概率是没有结果的。

卫泽走后，我又恢复到从前的生活状态，但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的——比如小男孩一直很黏人，虽然人去了省队，训练忙碌，但他还是会在休息的空隙里，抓紧时间多给我发两条消息。

「姐姐，省队的营养师专门给我们制定了食谱，但我好想吃火锅。」

「要多吃水果。你没时间买的话，我帮你买了一箱橙子，你下班回去记得拿一下快递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刚切开一个橙子，忽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。

她说，我爸忽然病重，让我有空回家看看他。

我连夜跟公司请了假，买第二天最早的一趟高铁回去。

然而等我好不容易赶到家，才发现他们俩好端端地坐在桌前，正在吃饭。

13

愣怔片刻后，我冷下脸，转头就走。

我爸在身后呵斥：「站住！」

他不惜装病喊我回家，目的竟然是让我去相亲。

据说，我妈有个高中同学的儿子，刚读完研回来，也已经考上了我们当地的公务员，前途无量。

他们自知我与何子轩已经不可能，所以「好不容易」才说动对方，让他答应和我见一面，吃个饭了解一下。

我靠在墙边，冷冷地看着他们：「我有男朋友了。」

我爸「啪」地一声，把筷子拍在桌面上：

「我听何子轩说了，那还是个在读大学的男孩，比你小了好几岁——陈黎，你不要脸，我和你妈还要呢！」

心尖蓦然一阵刺痛，我转头要走，手都放在门把手上了，却听到我妈冷冰冰的声音：

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以后就永远都别回来，我和你爸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！」

我整个人僵在那里，半晌都没动。

见我不走，我妈的语气又缓和下来。

她走过来，揽着我的肩膀，柔声细语：「乖啊，黎黎，咱们就去见一面，吃个饭，也不一定非要在一起，行不行？」

我眼神茫然地看着她，忽然想到之前，从小到大的无数次，她和我爸一直都是这样，先呵斥，再软下语气哄我，好像吃准了我没法拒绝这一套。

我也的确没法拒绝。

不管他们怎么与我三观相悖，我都没办法狠下心，真的和他们断绝关系。

晚上躺在卧室的床上，我给卫泽发消息，说我回了趟家，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去。

小男孩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问了我家的地址，说给我买了个跨年礼物，让我记得收。

「姐姐，你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和叔叔阿姨多聚聚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还是什么都没说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妈就把我叫起来，让我化了个淡妆，又换了身看上去温婉贤良的衣服。

相亲的地点约在我家附近的一家西餐厅。

我坐在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面前，面无表情地接受着他苛刻的审视。

半晌后，他终于开口：「听我妈说，你今年已经二十六了？」

「对。」我扯了扯唇角，「明年六月就二十七了。」

「年纪这么大，还一个人在外地打拼？」他皱起眉头，眼神里多了些轻蔑，「月薪多少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呢？」

「短期内不会回来。」我淡淡地说，「我在南京供了一套房子，没还清贷款之前，不会换工作的。」

「你有贷款？那你这不是找人替你还债吗？」

他放下杯子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，「房子卖了，回老家，我才会考虑我们的关系。」

那张油头粉面的脸上，显出一种无知的傲慢。

来之前我妈跟我说过，他在老家有套房子，年薪六位数，这大概就是他的底气吧。

我本来以为自己会生气，但此刻，竟然很平静。

因为和这些人接触得多了，我才越发深刻地明白，卫泽有多可贵。

「好，那你不用考虑了。」我豁然站起身，在他惊愕的目光中笑了一下，「回去告诉你妈，就说是我没看上你。」

出去的时候，外面又一次飘了雪。

街上人群稀疏，我把手揣在大衣口袋里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穿过商业街，来到一条老巷子的外面。

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我看了看，是我妈的电话。想也知道她会说什么，于是我顺手挂了。

没一会儿，它又震动起来，我看也没看地接起来：「我明天就回南京。」

「诶？」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清冽嗓音，「这么快吗？」

是卫泽。

我愣了愣，呼出一口白气，原本坚硬的心脏一瞬间变得柔软起来。

「你们比赛结束了吗？」

「嗯。」卫泽应了一声，很快又说，「姐姐，你还在老家吗？给我发个定位吧。」

我发了。

然后，半小时后，穿着厚厚大衣的小男孩，就站在我面前，向我张开了双臂。

「黎黎，抱。」

14

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「早上比赛结束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就买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了。」

北方雾蒙蒙的冬日傍晚，他身后光芒黯淡，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亮起。

一个月没见，小男孩瘦了点，显得人更高了，五官的轮廓也更鲜明。冷白的皮肤上，一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落入人间的星星。

我仰起头看他，吸了吸鼻子，没有抱住他，只是很认真地说：「卫泽，我刚才去相亲了。」

他停在半空的手指忽然轻轻一颤。

「虽然结果没成，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你。」我想了想，在心里飞快地组织了一遍语言，「我之前有个交往了八年的前男友，在遇见你的前几天，我才和他分手。」

卫泽紧张地看着我：「所以，你要和他复合？」

这下换我愣住了。

片刻后，我失笑道：「怎么可能。我只是要告诉你一声，卫泽，我的确很喜欢你，但我比你大八岁，有很复杂的过去，我们可能……」不是那么合适。

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把我的世界明明白白地摊开给他看。

否则，这对卫泽来说并不公平。

可话还没说完，小男孩已经打断了我：「姐姐，你能不能再说一次？」

「……卫泽，我的确很喜欢你，但——」

「好了，就是这一句。」小男孩猛地扑过来抱住我，把脸贴在我肩上，用一种心满意足的语气说，「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。」

我的手在空中僵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环过去，轻轻贴在他后背上。

「卫泽，我要说的重点不是这个。」

「但我要听的就是这个。」他结束了这个拥抱，却又握着我的肩膀，低下头，在很近的距离凝视我的眼睛，「黎黎，你要说什么，因为你有一个在一起很久的前男友，所以我不该和你在一起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不喜欢你？」

我第一次发现，那个在我面前撒娇卖乖的小男孩，原来有着这么强的气势。

在他明亮又认真的眼神里，我忽然喉咙发紧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「可我不会那样。」他低下头，在我嘴唇上亲了一下，「黎黎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」

我闭上眼睛，片刻后又睁开。

「卫泽，你不懂……我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工作已经填满了我大部分的生活，脸上的胶原蛋白正在流失，法令纹是怎么化妆都盖不住的，人也变得麻木又警惕。四年后你大学毕业，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。」

狠了狠心，还是把最后一句话说出了口：「而且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的关系，你对我的喜欢，又能持续多久呢？」

卫泽惊愕又受伤地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身边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。

「放开我！」

我猛地回过头，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正被一个男人拼命往怀里拽。

这条老巷子里有不少酒吧，那女孩大概是喝醉了，走路有些不稳，手上更是软绵绵的没有力气。

男人一边把她往怀里圈，一边敷衍地哄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我们有话回家再说，不闹了。」

「我不认识你！」女孩向路过的人求救，结果被男人一把捞回去，讪笑道，「我女朋友，跟我吵架，喝醉了。」

我拉着卫泽的手走过去，男人一边压着女孩乱挥的手，一边抬起头来，用一样的话术跟我们解释：「这是我女朋友……」

「她是你女朋友？」我厉声道，「你不管好自己的女朋友，让她出来勾搭我男朋友，还偷我的首饰？！」

卫泽握着我的那只手猛然加大了力气。

我又转头问他：「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那个叫玲玲的劈腿对象？」

卫泽看了一眼，很配合地懦弱点头：「是。」

「好。」我点了点头，冲男人扬起下巴，「你女朋友拿了我一条蒂芙尼的项链，还有一个卡地亚的手镯，人跑了，还直接拉黑了我男朋友电话。你先让她把东西还了，或者你替她把钱还了，否则这事没完。」

男人皱起眉头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。

凶狠的眼神刚露出一一点，就被我一挥手止住：「不还钱是吧？报警，叫警察来处理。」

大概是我提到了报警，再加上身边高大挺拔的卫泽，男人脸色几度变换，还是恶狠狠地甩下女孩，走了。

我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，问她：「你有事吗？」

「没、没事。」她拼命摇头，用喊得沙哑的嗓音跟我道谢，「那不是我男朋友，他看我喝醉了就想带我走，姐姐，谢谢你……」

小姑娘今年还在上大学，是因为失恋了，一时想不开，才跑到酒吧来买醉。

我听她断断续续地解释完，叹了口气，拿手机帮她联系了大学室友，然后打车把她送到了学校门口。

两个小姑娘拼命道谢，我摆摆手，目送着她们进了学校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15

有了这么个突发事件，我身心俱疲，也没了和卫泽继续往下说的念头。

我们在附近找了家酒店，打算好好休息一晚上。

结果等我洗完澡出来，发现卫泽正襟危坐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：「姐姐，我要和你谈谈。」

谈分手？

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静静等着他的下一句话。

结果卫泽张口就说第一次见面的事：「姐姐，那次我随身带着身份证，是因为早上做了信息登记，不是我经验丰富。」

我愣了愣，反应过来：「庄小鱼竟然出卖我？？」

他耳尖微红，有些不自然地低咳一声，偏过头去：

「我只是想把误会都解释清楚——姐姐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是认真的。」

「卫泽，那可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」

「不是。」他却摇了摇头，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地铁上。那一次，你也和今天一样，救下了一个女孩。」

我蓦然怔住。

记忆忽然倒转。

大概三年前，那时候我刚工作，坐地铁去公司的路上，看到一个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满眼是泪的女孩。

而她身后，就是一个借着人群拥挤，上下其手，在小姑娘腰臀处蹭来蹭去的男人。

然后……然后那时候年轻气盛的我直接站出来，指出他性骚扰的行为事实，一把将姑娘拽到了我身边。

地铁上瞬间炸了锅，好几个好心路人一拥而上，把试图狡辩的男人按在地上，等下一站，就送到了地铁警务室。

我没有跟着下去，因为还没到站，而我上班快要迟到了。

但此刻回忆，我想起那几个好心路人里，似乎就有个年轻的男生。

人很高，但身上穿着某中学的校服，看上去还没有成年。

「黎黎，我从来没觉得你年纪大。当初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是个勇敢又善良的女孩子。后来在我们学校的游泳馆遇

见，我觉得，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」

卫泽顿了顿，接着说：「所以你暗示我的时候，虽然我觉得事情的开始和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我还是不想再错过你了。」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：「卫泽，我可以理解，但这个理由不成立。如果你只是因为三年前我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好事就喜欢上我的话，那这样的感情同样很脆弱。」

话音刚落，我的手就被小男孩一把握住：

「不是这样。黎黎，我一开始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三年前那件事对你有好感，而且你坐在游泳馆里往我这边看的时候，真的很可爱。可是在一起的时间越长，我就越喜欢你。」

「可能你自己察觉不到，但我知道，你有多可贵。」

卫泽又跟我说了好多话，比如那次他骗我选拔赛还没结束，其实是因为他回了趟家，告诉他爸妈，自己恋爱了。

从一开始，他对我就是认真的。

比如他一点也不觉得我很麻木或者平凡，在他眼里，我的灵魂一直熠熠生光。他每次来公司接我的时候，都能从人群中一眼看到我。

比如他不在意我跟何子轩在一起那八年，因为他更看重我们俩的未来，他想和我拥有好多好多个八年。

「黎黎，你是我长这么大，唯一喜欢过的女孩子。为什么你觉得年龄就可以轻易改变这一点呢？我可能会变，但我的真心、我的喜欢，通通不会变。」

这些话，把我原本不确定的、退缩的心，又一点一点地填满了。

我的脑中，反反复复回荡着那四个字。

——你很可贵。

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六年里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过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芸芸众生里最平凡的一员，没有大成就，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头。

哪怕是当初跟何子轩在一起，也不过是普普通通一段恋爱，处久了就习惯了。

要结束，好像也没有多意外。

可现在，我喜欢的小男孩握着我的手，认认真真地告诉我：

「你很可贵，也很特别。」

也许在我漫长而无趣的生命里，一直在等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句话。

我忽然扑过去，用力抱住他，贴在他耳边，小声说：「我反悔了。」

「我现在觉得，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」

15

第二天，卫泽跟着我回了趟家。

他把自己和我爸妈关在书房里，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总之两个小时后，他们从书房出来。

虽然我爸妈神色依旧不太好看，但还是跟我说：「算了，随你们年轻人去吧，我们不管了。」

趁着年假还没用完，我又和卫泽出去玩了一圈，这才回到南京。

我还跟着卫泽去见了他父母。

大概是卫泽已经提前跟他们说过的缘故，他爸妈对我异常温和，卫泽的父亲甚至嘱咐我，卫泽在省队训练的时候，如果我觉得一个人在家无聊，就多来看看他们，他给我做好吃的。

过完年的春天，庄小鱼告诉我，她和陶严在一起了。

我在电话里跟她冷笑：「你不是看不起姐弟恋吗？」

「我错了，弟弟好香，腹肌更香。」

周末那会儿，我约庄小鱼出来吃饭。

结果火锅刚吃到一半，训练完的卫泽和陶严分别打来了电话，于是这顿饭就变成了四人行。

原本我和庄小鱼还打算逛逛街再回去，结果吃完饭，心照不宣地各自回家。

再后来，在我二十七岁生日那天，卫泽跟我求婚了。

他把戒指套在我的手上，一脸认真地看着我：「姐姐，我已经十九岁了，还有三年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」

如果放在从前，我对这句话大概是没什么信心的。

但这一刻，我低头看着面前的小男孩，对上他满是真诚的目光，终于用力点了点头。

小男孩欢呼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我牢牢地回抱住他。

就像抱住与我嵌合的另一半世界。

（完）